



鑄影于小徑逢黃宗

[美] 何谷理 著  
刘诗秋 译

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



北陌易生仲達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obert E. Hegel

[美] 何谷理 著  
刘诗秋 译

# 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obert E. Hegel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Robert E. Hege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 (美) 何谷理著; 刘诗秋译. —北京: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6

ISBN 978-7-108-06608-4

I. ①明... II. ①何... ②刘...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  
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1561 号

责任编辑 刁俊娅

封面设计 黄越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9.5

字 数 446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

## 中译本序

---



我开展此项研究的初衷是希望能跨越学科界限创造新的知识，探寻此前被忽视的历史。在当时，文学研究更多关注文本内容而非印刷文字的物质载体；艺术史则倾向于高雅艺术而非更为通俗流行的艺术形式；书目学研究则着重于文学、历史和哲学内容的珍本古籍，较少关注广泛发行的书籍。正是因为这些将学科分隔开的传统界限，在此之前并无真正意义上将明清书籍作为物质个体而进行的研究。而插图更是书籍作为文化产品流传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从阅读插图文本的角度比较并检视那个时期似乎更为流行的文学作品，我希望能够促使各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或至少超越学科界限对中国文化史形成新的认识。

我从我所见过的明清书籍物理特征入手，目的是试图重塑这些书籍最初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我访问了伦敦、纽约、伊萨卡、纽黑文、芝加哥、圣路易斯、台北、香港、北京、上海、南京和东京各地的图书馆。我在寻求解释方法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就越发意识到这个项目所蕴含的丰富研究资源。使用不同语言的学者，为从新的角度认识这些文本提供了许多工具以及大量信息。我开展这项研究的任务，也由此从发现相关数据转向了从不同领域寻找有效的方法与途径。尽管我在艺术史、社会政治史以及分析目录学领域的知识非常有限，但这些领域的杰出学者所提出的建议使我得以吸纳每个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想说我希望促进新研究的努力是成功的，但与创造一个新趋势相反，我是加入了一个已然开始涌现的潮流。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其实是上述三个领域的学者正在开展的许多研究之一，而且这些都指向相同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使用中、日、英以及其他欧洲语言所做的大量优秀研究都致力于从细节上追溯明清时期通俗文学的复杂发展情况，这些文学包括白话小说、广泛发行的文言故事集以及医学和日常参考书籍。近几十年来，这个研究趋势开始出现增长。

我要感谢已故木刻版画艺术家及学者周芜先生对近百张图片的细心呵护，正是这些照片让我那一年在南京大学得以了解木版印刷。在周老

师的引领下，其他人也编撰了版刻书籍插图的合集。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古籍善本重印本也为了解明清时期中国小说、版刻插图艺术和该时期印刷文化的广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现在无需大量旅行就可以比较在明清时期各出版中心印刷于不同时间、具有不同内容的书籍插图。对这一时期的印刷文化、出版行为以及与书籍相关之商业活动的研究，也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带来开创性的发展。

尽管拙作只是众多讨论阅读习惯的书籍之一，我依然希望它能作为进一步研究明清版刻小说的出发点。我一直以来都渴望我的研究结论能够超越语言的限制传向更多的中文读者，因此我要热诚地感谢刘诗秋对拙作清晰的翻译，并真诚感谢刁俊娅编辑在出版过程中给予的指导与付出，正是她们的工作才使拙作得以如我所愿呈现在广大中文读者的面前。

何谷理

2019年于圣路易斯

人们说那些关于书籍的书没什么价值，但它们确实非常好看。[1]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书袋》，1932

对于生活这种单程的出行，一旦结束你就无法重新开始。但是如果你手里有一本书，无论它有多复杂难懂，即便你已经读完一遍，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随时再回到开篇，重新阅读，以此去理解其中难懂的部分，并随之理解生活。[2]

——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

---

[1] W. Somerset Maugham, "The Book Bag," *A Second Baker's Dozen* (London: Heinemann, 1970), p. 29, quoted in Victor Nell, *Lost in a Book*, p. 233.

[2] *The White Castle* (Bejaz Kale, 1979), *Sessiz Ev*, quoted in Alberto Manguel, p. 23. (曼古埃尔只是提到此引言源于奥尔罕·帕慕克。)



我最初开始接触中国古代小说是通过其英译本：赛珍珠（Pearl Buck）独具个性的改编《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译自七十回的《水浒传》）、韦利（Arthur Waley）广受好评的删改版《西游记》英文译本《美猴王》（*Monkey*）、弗洛伦斯·麦克休和伊萨贝拉·麦克休姐妹（Florence McHugh and Isabella McHugh）转译自孔肪（Franz Kuhn）德语版《红楼梦》的英译本（题为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以及王际真所译的同名删减本、伯纳德·迈阿尔（Bernard Miall）对孔肪删减本《金瓶梅》的英译本，最后还有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所译的《三国演义》（题为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我读到杨宪益与戴乃迭（Gladys Yang）所译的《儒林外史》时已经是较晚些时候了，那时我也开始读这些小说的原版。但是这些小说篇幅都很长，即便是用我的母语阅读，也已经占用了我大学高年级所有的闲暇时光以及毕业之后的暑假。我之所以读这些书，是因为它们吸引着我：这些书和我以前接触到的书籍大相径庭，书中人物的类型、动机、抱负以及行为都与我童年时读的欧美小说完全不同。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重新理解了这些作品，这时它们是一种超越了故事的事实，是需要被断代、被放在历史情境下研究的历史性人为作品，最重要的是，它们需要以一种方式被解读，以便见多识广的西方读者能够了解这些作品庞杂的内容，并以一种精细复杂的方式去理解。经过几年的准备，我选择了一本不太知名的古典作品进行研究，这本小说已经流行了近两个世纪却仍然没有获得过长篇细致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项目中，我追溯小说的文本历史，准备其作者的传记研究，揭示其在文本上对于之前叙事作品的借用（如今我们用“互文性”一词来指代这种关系）并分析了其中的主要母题。尽管这份研究最后成功地写成论文并助我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完成这篇文章却将我置于一种巨大的困惑中：虽然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非常吸引人，甚至扣人心弦，但其余的大部分却令我毫无兴趣。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本小说中许多内容都是重复的，

十分无聊。我在这本书中根本没有得到应从古典小说阅读中获得的乐趣。

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一直在寻找到底是什么让这本小说吸引其本土读者的兴趣，但是首先我需要将其更深地置于其所属的历史和文化情境。谁最初开始阅读它？是什么让它如此扣人心弦，以至于前半部手稿（这部分也是我认为极富趣味的）被流转了二十年后，作者才得以拿回继续进行创作——并且为什么他要将他唯一的手稿传阅出去？（如果像人们所怀疑的，他在这一点上撒了谎，那么他为什么撒谎？）这位作者读了什么，激发他要按照这种风格来写自己的作品？它与其他当时传阅的小说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看似无穷无尽，并且其实直到今天，在我完成论文二十年后，我仍然在思索这些问题。

本书的研究希望能够解决上述的一些问题，以及在我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所遇到的其他问题。关于原始读者群的问题必须涉及对小说创作者文学社交圈的研究，这也是中国学者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能够给书籍传播问题一些启示：谁能够购买这些书籍？他们在哪里购买？这些书的印数有多少？它们在出版印刷市场中的寿命是多长？它们会被传播到发行城市之外的地区吗？涌现出的这些问题引发了更多的提问：那时还有什么书籍被出版？从书籍本身来看，这些小说与其他印刷售卖的书籍有什么不同？它们是否像欧洲的通俗读物一样是廉价的、劣质的书刊，还是更有价值的出版物？它们值得收藏吗？（这些小说流行的时候正是晚明收藏风在富裕阶层盛行的时候，任何被认为具有美学价值的物品都可成为收藏品。）在中国明清时期，它们比当时书商所售的其他书籍更便宜还是更昂贵？以及，那时的书商会提供给顾客什么样的书籍？

沿着这个思路追寻下去，需要了解印刷和书籍贸易的历史，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追溯各种小说文本历史的过程将我引导至中国古代小说学者和收藏家都最为喜爱的部分——小说的插图。这些版刻插图最精美

的实例足以和此后的日本版画平起平坐，而这些日本版画现在普遍被认为是艺术品——这并不以为怪，因为古代中国最为出色的书籍插图其实与文人和职业绘画作品分享着共同的传统。这些调查研究将我更进一步引领向插图史及插图与绘画关系的领域。书籍是否对普通人（这些人是谁？）来说实际已成为可携带、可承受的艺术品？将这些书籍插图与明代绘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具有相同的定式元素，而这又将我引回对文本的研究，并指向最根本的问题，即这些小说在中国明清时期是如何被印刷出版、进行插图描绘并被阅读的。

到此我这些年的调查又回到了起点：通过阅读的传统来研读这些阅读传统。我肯定没有发现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也并不能回答这里提到的关于中国小说的其他问题。但是我希望在这里呈现我所做的相关观察，包括小说的发展、它如何被呈现、谁在阅读小说以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在涉及插图版小说时，读者获得享受的阅读过程。这其中的许多观察当然不是我的原创，我不仅得益于所引用的这些文献资料，也在与很多人的讨论中获得了启发。我的一些结论比我所想的更具有假设性，这些问题很复杂，并且相关的数据都很分散，需要更广泛的研究才能够回答它们。在此我将这些发现作为研究过程中的报告呈现出来，这不仅是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亚洲、欧洲和北美洲许多学者的研究。如果这本书能够引发其他人来关注这些问题及其相关问题，那么这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作为作者，我也会十分欣喜。

# 目 录

中译本序 · 1

原版序 · 1

第一章 小说和语境 · 1

- 一 简述：阅读与通俗小说 · 3
- 二 关于书 · 5
- 三 基本定义 · 12
- 四 关于变化的读者社会基础之思考 · 14

第二章 作为文本的小说 · 21

- 一 中国小说的发展 · 25
- 二 关于中国通俗叙述文本的一些概括 · 73

第三章 作为工艺的文本 · 83

- 一 书籍的物理构成 · 86
- 二 制书技术 · 123

- 三 出版印刷产业 · 149
- 四 总结：作为工艺的小说 · 190

#### 第四章 作为艺术的工艺 · 193

- 一 插图文本 · 195
- 二 插图与艺术 · 287

#### 第五章 作为文本的艺术 · 335

- 一 重新定义插图书籍的阅读 · 337
- 二 中国明清时期小说的读者群体 · 341
- 三 阅读的第一印象、建议以及提示 · 353
- 四 评点引导下的阅读 · 355
- 五 观看图画的习惯 · 362
- 六 绘制文本与图像说明 · 366
- 七 文字与图像的形象化 · 374

#### 结语 新情境，新文本 · 381

参考文献 · 393

附录 · 445

致谢 · 449

译后记 · 457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1〕

——刘勰（约 465—约 532）：《文心雕龙·知音》

目前的阅读理论……并不认为形象化是一种对文字的学术性或受教化的反应。从目前一些文章来看，形象化被降级为一种较低级的概念形成阶段，是在抽象概念成熟之前儿童期符号化的辨识。当然，对于不太复杂、更具有儿童化行为的享受性阅读，读者被允许沉浸在一种想象的梦境中，正如哲学家加斯东·巴舍尔所观察的，“在儿童的梦境中，图像比任何东西都有优先权”。〔2〕

——艾伦·埃斯洛克：《读者的眼睛》，1994

---

〔1〕 刘勰：《文心雕龙》，第 48 条，英译选自 Liu Hsieh,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p. 262. Cf. the translation in Cordell Yee, “Chinese Cartography Among the Arts,” p. 135.

〔2〕 Esrock, *The Reader's Eye*, p. 180. 她参考了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Reverie*, trans. Daniel Russell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 102.



## 一 简述：阅读与通俗小说

我的主题是阅读，尤其是对中国某一时期插图本小说的阅读。在该时期，长篇与短篇小说的形式与主题传统得到发展，而木版印刷技术正在不断完善并逐步标准化。这一时期见证了书籍插图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通俗叙事传统的艺术成熟。此时期也正是通俗小说销售量逐渐上升的时期，暗示着一个以阅读为享受的读者群正在迅速扩大。我将我研究的重点放在 16 至 18 世纪，在必要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涉及此前及此后的时期，以便澄清在这一形成期已了然可见的发展趋势。我也会从外围考虑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会提到彼时主要的知识活动。我的目标是将注意力引向中国明清时期文化变化中某一领域的复杂性，即通俗小说的发展。

正如我早期研究中所提到的，我研究的动力是为了更准确地辨别自这类文字首次出现，直到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在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迅速衰落时，它们在中国是如何被阅读的。我认为有必要从多重阅读的角度来辨别通俗传统中小说类文字的意义范围。我遵循着如德赛都 (Michel de Certeau) 等学者的脚步，假设“在 (一段文字被作者、习俗、批评等等) 所给予的含义和读者能够对其进行的解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缝隙”<sup>[1]</sup>。当然，依照一次阅读中存在的各种偶然性来看，没有两个读者能够以相同的方式阅读相同的文字，并且一段文字也不可能在同一人再次阅读时被赋予相同的含义，即每次阅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除个别例子外，明清读者个人的阅读体验在此类研究中都是无法证

---

[1]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74, quoted in Chartier, *Order of Books*, p. 2. 夏提叶 (Chartier) 对德赛都观点的进一步思考，见 Chartier, *Forms and Meanings*, esp. pp. 90-91.